



星星寨

星 星 寨

乔 传 藻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祖渠

封面题图：陈学忠

星 · 星 寨

乔传藻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昆明7216工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67/9 字数：95,000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116·1022

定价：0.86元

序

晓 雪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作为一个编辑，就读过乔传藻同志的作品。当时，他是云南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我们没有更多的接触，但从他最初发表的作品中，我感到这是一个有才能而又肯用功的青年。

最近这些年，我们见面的次数多了，也多半是在一些文学界的座谈会上，彼此交谈不多，但我却由于陆续读到他更多的作品而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他在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正扎扎实实地有成效地前进着，却很少谈论自己，从不在公开场合作什么引人注意的发言。他似乎貌不惊人，沉默寡言，却好学多思，辛勤笔耕。于是我想起杜甫的一句话：“静者心

多妙。”

乔传藻同志当“大朋友的老师”，已经有整整二十年，但他却常常想着小朋友们，想着密密的大森林，想着在祖国边疆遥远山寨生活和学习的各族孩子们。他心中是一个美丽、丰富、万紫千红、奇妙无穷的童话世界。他在做好本职工作、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挑起了另一副重担：为孩子们写作，不断地为他们“记下青藤、野花、山溪编织的许多故事。……”前几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为孩子们写的小说散文集《钢铁牯子》和中篇小说《小象脚鼓花》，《星星寨》是他的第三个集子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思索吧，思索能引人入胜。”读着《星星寨》中这一篇又一篇清新、优美、富有诗意的儿童文学作品，我感到作者确实是一位“心多妙”的“静者”，他喜欢思索，喜欢探求，他有许多奇思妙想，他是那样地善于用充满感情的娓娓动听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着森林里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把他们引入神奇、美妙的童话世界。

当然，不论是翠绿的小草，苍劲的大树，

或鲜艳的的花朵，都必须置根于祖国大地的土壤深处。真正“能引人入胜的思索”，也绝不会是脱离生活、脱离时代的面壁虚构或想入非非，而必须是从生活出发，从一定的生活积累和经历感受出发，思索和幻想的翅膀，都只能在现实生活的地面上起飞。《星星寨》中的这些作品，之所以使人觉得神奇美妙、情趣盎然，而又真实生动，亲切感人，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任意编撰的感觉，就因为作者的思索和想象都是源于生活的。他出身于一个道班工人家庭，在昆明关上念过小学，后来又随着修筑昆洛公路的父亲，在一个名叫王家哨的彝家山寨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墨江的通关镇、把边江渡口，以及边疆的不少兄弟民族村寨和森林、河谷，都曾留下过他少年时代的足迹。他曾经和彝族小朋友一起，到鹿鸣兔走、百鸟欢唱的树林里，去拾菌子、撷松毛、撕“树耳朵”（木耳）；他曾经在月白风清的夜晚，为打猎的大人当“撵山狗”，为捕获一只麂子而欢呼雀跃；他也曾冒着春夜的濛濛细雨，从彝家的土掌房上串到最会讲故事的老爷爷家去，听那些趣味无穷的民间故事。当上“大朋友的

老师”之后，他还经常利用假期，往边疆跑，往大森林里跑，去“补充生活”，去加深感受，去观察、体验、发现和捕捉新的生活的美。

有人说，乔传藻的儿童文学作品是“美的赞歌”，我是很赞同的。他写作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铸造少年儿童们的高尚的美好的心灵，给他们以健康有益的精神营养和积极向上的鼓舞力量，给他们以丰富生动、有趣有味的生活知识，给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美的享受、美的启迪、美的哺育。他努力从生活中、从大自然中、从儿童和成年人的心灵中，去发现、挖掘和揭示出那种真正的美。他思索、探求和努力达到的，似乎就是使自己的每一篇作品都成为滋补人们灵魂的美的抒情诗。

这美，首先是指那种既体现人民传统美德又闪耀着伟大时代光彩的精神美，那种为祖国兴旺、为人民幸福、为培养新苗而默默无闻地在穷乡僻壤劳动着、工作着、创造着的普通人的精神美。先后获得《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的两篇散文《星星寨》和《金竹筐》，揭示和歌颂的就是这种美。象《星星寨》中的丁老师和

《金竹筐》中的周老师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成千上万，但作者通过他的个性感受，通过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小学教师特有的平凡生活和典型细节的提炼和概括，写出了他们的平常而又伟大、纯朴而又高贵的品德和精神，写出了他们的亲切动人的精神美和灵魂美。

记得安徒生说过：“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在为孩子们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

《星星寨》和《金竹筐》这样的作品，显然也是倾注了作者的“一切感情和思想”的，是既为孩子们也为成年人写的。它不仅为孩子们所喜爱，给他们以教益，而且也必然会唤起成年人对自己童年时代的老师的回忆和怀念，在他们心中掀起感情的波浪。

我们时代的儿童，“必须比奠定了新世界的基础的他们的双亲们更有文化，更活跃。”

（高尔基语）他们应当有更广泛的兴趣，更丰富的知识，更多种多样而又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乔传藻是注意到这一点了的，所以他决心

沿着《哨猴》、《醉鹿》的路，走进大森林，走向大自然，走向过去也许还没有人或很少有人表现过的领域，走向儿童文学的新的思想天地和艺术天地，“赠给少年朋友们一片大森林的绿荫”。他笔下出现了藏族、傣族、哈尼族、景颇族、基诺族等等边疆各民族的孩子形象，也出现了在森林里醉了酒的金黄的小鹿子、“落实政策”以后凯旋归来的快乐的野象群、山林中爱唱歌的绿斑鸠、会站岗放哨的可爱的猴子和遥远的边寨、茫茫的森林、森林里的奇花异草，等等。而由于祖国的新生，人民的胜利，和生活的逐渐美好，在灿烂的阳光下，孩子们眼睛里的鹿子、野象、哨猴、参天大树、奇花异草以及整个大自然、整个生活，都显得那么美好、可爱、情趣盎然、生机勃勃，都仿佛蒙上了朝霞般的色彩、闪耀着诗意的光辉。那活象个贪玩的孩子一样，“一心想追着阳光和春风四处游逛”的小鹿子，由于拼命吃花瓣和草莓“烤”成的“美酒”而醉了以后，作者这样描写：

被阳光烘成玫瑰色的花云，在小黄鹿眼里也模糊了。它不想走路，它真想躺下

身去，枕着花瓣，睡个黑甜觉。就在这时，它听到什么了？是山溪冲在岩石上的声音？是青松“涮”响山风的声音？都不象。小黄鹿很喜欢听，它觉得这声音象一束从阳光里抽出的金丝线，绕呀绕地把它的心拴住了。……

这是卡色村的小学生们在唱歌。年轻的女教师带领学生坐在绿绒毯似的草地上，尽情地欢唱着。阳光照耀在女教师头上，似乎给她乌黑的短发簪上了一枚钻石别针。女教师轻轻地挥动手臂打着拍子，她们的歌声象一条嬉闹的小河，在箐坡峡谷流淌……

读到这里，不但鹿子醉了，我们的心也醉了。作者就这样，用诗一般的语言和情丝，表现和抒写着我们时代的美、生活的美和自然的美。读着这样的作品，我想不论是小朋友或大朋友，都会象饮甘泉、喝蜜酒一样，得到美的享受和满足吧？

乔传藻的作品当然也不是篇篇都好，就是好的作品也还可能有某些不足。他直接写儿童生活的好作品还不够多，有的作品儿童语言还

不够生动、丰富，儿童味不足，儿童情趣不够浓烈，这都是应当指出的。我想起我国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的一段话：

“老实说，为孩子们写东西，在我是一件最吃力最艰苦的工作，比写给成人看的东西要多花到几倍以至十几倍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总是写了又重新改过，改而又改，有时搞得每天饮食睡眠都不正常。可是孩子们！只要你们能从我所写的东西里得到一些好处，受到一点教育的话，那我就心甘情愿地愉愉快快地来为你们下苦功，为你们干活，那些苦都算不了什么了。”

愿乔传藻同志努力学习和发扬前辈的这种精神，继续为孩子们多下苦功，为他们提供更多又新又美的精神产品。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 昆明

目 次

序.....晓 雪

哨猴..... (1)

象路..... (16)

烧野蜂..... (27)

箭蜜..... (34)

鬼箐..... (40)

虎迹..... (47)

宝石..... (53)

醉麂..... (59)

少年猎手..... (71)

夜客..... (81)

给大象录音..... (87)

惩罚..... (98)

星星寨..... (115)

金竹筐.....	(125)
曼雅寨.....	(131)
遥远的边寨.....	(139)
大河岸边.....	(146)
纸鸽.....	(151)
腊梅.....	(158)
听课.....	(164)
铅笔.....	(172)
唢呐寨.....	(179)
山路马蹄疾.....	(186)
钢铁牯子.....	(197)
哨卡.....	(210)
后记.....	(232)



哨 猴

我们在寻找猴群。木筏在碧清的江流上漂了两天。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傣家小寨。山寨

的炊烟系住了我们的木筏。

上了岸，我们的队长说，这是簸箕寨，他和寨子里的波岩应大哥是老朋友，我们今晚到他家投宿。我们收拾了东西正要走，小黑江对岸，传来了吱吱哇哇的叫闹声，仰头看去，啊，黄猴，正是我们的追踪目标！

我在心里数了数，这群猴子约有四十多只。它们攀跳在山崖上，你抱住我的腰，我拉住你的腿，顺着大榕树的气根，下到江底捞青

苔吃。最下边一只猴子伸出长长的手臂，从水里抓出一把青苔，它自己并不忙着吃，一个个顺着往上递，直到最上边的猴子吃到了，吊在江面上的猴子这才往嘴里塞一把，嚼得怪起劲。青苔是什么滋味？为什么猴子会那么爱吃？我在照相机前边装上了远摄镜，拍下了猴子吃青苔的场面。

山崖顶上，在暮色聚合得最浓的树荫处，端坐着一只“望山猴”，又叫哨猴。它“手”搭凉棚四下看，一定是回头瞄见了我们的动静，立即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缒在山藤上的猴串一阵抖动，往起一悠，趴在崖石上，头也不回地四散惊逃；它们的动作是那么整齐，敏捷，只在悬崖陡坎蹬下几块碎石，掉进江里，溅乱了一江浓黑的山影。

队长指着猴子远逃的背影告诉我们：簸箕寨多的是黄猴，种在坡地上的包谷，猴子收一半，远近的傜家收一半。猴子还最淘气，寨子里派人敲着竹梆吓唬它，开始，黄猴挤眉眨眼，还有些惧怕，渐渐地，它们也摸出了门道，知道竹梆不过是虚张声势。有时，这些家伙还会从田棚里偷出竹梆，搁在地埂上，你

跳过去敲一棍，我跳过去敲一棍，乐得吱吱哇哇又跳又闹。附近山民早就让它们吵烦了，要求捕猴队快些“迁”一些猴子出去。

我们的队长过去搞野生动物考察时，常在这一带活动，他熟悉山林的情况，讲起来，我们听得入迷；往寨里走去时，我都忘了掀亮电筒。

篱笆缝里透出了火塘的亮光，那么红，一串串的，象是在夜色中绽开的爆竹花。队长轻轻推开波岩应家的竹门，进到院里喊了一声，波岩应站到竹楼阳台上来了，他去年给动物考察队带过路，见了我们，高兴得张开手臂迎下楼来；他把我们让进竹楼，往火塘里添了些干柴，柴疙瘩迸出一蓬蓬火星，象是傣家人为欢迎远道客人放出的焰火。

喝过波岩应盛在金竹筒里的糯米酒，队长对主人说明了我们的来意。队长说，动物研究所在省城盖了一座美丽的猴岛，建筑式样很象花果山水帘洞，有山有水，也有青苔，可就是缺少猴岛的居民。我们这次来，又不能在山林里对猴子贴告示，不可能向它们描述猴岛如何美丽，要把它请去，我们只得采取诱捕的方法。考虑到猴子都有成群聚伙的习惯，我们准备

完整地“迁”出一个猴子的“部落”。

波岩应有四十多岁年纪，古铜色的胳膊上，刺有一头蓝色的小马鹿，手臂上的筋道颤动时，小马鹿的“角”还会动呢。他穿一件圆领对襟单衣，黑布包头下，细亮的眼睛闪露出深思的神情。听我们队长说完，他歇下了手里破篾条的柴刀，问：

“你们想用什么办法抓猴子？”

队长说：“我们带了很多铁丝笼，我们想一笼一笼地捉。”

波岩应的瞳仁深处，溢出了心底的微笑。他摇摇头，说：“不好，我有一个办法，说不定一次就能解决问题。”

他的话使我们在篾凳上坐直了腰杆。我们挪动小凳往他身边靠拢，兴味很浓地听他讲下去。他那带着傣族腔调的汉话，听起来非常亲切，他又比又划，办法讲得很实在；我们的队长高兴地竖起大拇指，他一拍膝盖，说：

“对，就照你说的办！”

木碓声击破了山寨的黎明。天刚麻麻亮，我们带上铁丝笼、包谷、砍刀，跟着波岩应大哥，撑起木筏渡过了小黑江。太阳露红时，我